

霸王岭绿韵

王应际

两岸，让人见而忘俗。南尧河在霸王岭南面的王下乡境内，峡谷里尽显喀斯特地貌，崖岸高耸，碧绿流水，令人叫绝。有道是水态云容思浩然，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放眼望去，总会感觉笼着绿烟的山峦望不到边，总会为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恩宠而感动。随后，我们又来到昌江流经霸王镇的霸王河畔，这里河道蜿蜒曲折，水流平缓。站在高处，看到江畔的木棉花竞相怒放，清澈的江水映衬出一幅宛如天成又富有诗意的山水画，一派昌江霸王岭独有的盎然春意。

看田园，又是看霸王岭的另一片独具风情的景色。从农村走出的我，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田园，这于我没有太多吸引。但来到霸王岭，看到岭下别有风光的田园景象，不由让我心生“春晖沐浴田园青秧，秋色点染稻穗金黄”的感慨。这片田园位于昌江七叉镇境内，面积有一万一千多亩，因为田园四面环山，故称之万亩山野田园。如果你站在霸王岭山腰上，一片开阔的山野田园便映入你的眼帘。田园层次分明，别样天地，那头是水稻玉米，这头是青豆菜花。这边泛红，那边泛黄，五彩缤纷，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。身临其境的你无不生出一番情趣和感叹，真是多彩田园泥土香！

一片山水一片情，一方水上一方人。身在苍翠神秘的霸王岭，心绪也随着无处不在的山岚飘动。不仅可因拥抱山河，感恩天地的造化，还可以感受纯美黎苗山乡人家的纯真。霸王岭之行，我们被安排住在霸王岭脚下的一个苗村木棉客栈。苗村依山而建，村内道路硬化平坦，平房瓦房错落有致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，树木和村庄相互掩映。山泉汇成的一条小溪唱着歌儿从村前流过，直奔远方。生态苗村，名不虚传，更为可贵的是培育了村民勤劳勇敢、善良纯朴的性格。这里的小伙子豪放粗犷，就像岭上田边挺立的棵棵木棉树；这里的姑娘天性依然，如同山上流下的清泉，纯洁无瑕。每当逢年过节或亲朋到访，这里的人们总是身着传统民族服饰，端出自酿香醇的山兰酒和自家种的农家小菜与你共享。这才是霸王岭最美的风景。

放眼霸王岭，一片好青山，神奇梦境心头绕，最美“霸王”是春山。走进霸王岭，到处好家园。阳光灿烂心情也灿烂，家园美丽生活也美满。霸王岭，来时的向往，别后的记忆！

们家又在乡镇上，一年365天，几乎天天有八杆子拔拉不着的亲戚在我们家借宿，和我们吃同一锅饭，睡同一张床。母亲的待客之道很简单，烧一壶热水，冲一壶酽茶，是必不可少的礼数。

与别人的母亲不一样的是，母亲身上没有一点女性的特征，她留一头齐耳短发，她穿素色的衣服，她几乎没有留过长发，她从来没有穿过裙子，更不用说穿高跟鞋。从早到晚，她一刻不停地忙碌，屋里屋外地收拾，除了喝茶的时候是安静的，她永远处在闲不下来的状态。

春喝花茶，夏喝绿茶，秋喝清茶，冬喝花茶，这点茶道母亲懂，尽管她到集市上选的是最廉价的茶叶。幼年的时候，我极为讨厌茶的苦涩，喝一杯就皱眉头；母亲说再喝一杯试试，我喝了一杯，还是觉得苦；母亲说茶要喝足三杯，才知真味，我死活不肯喝第三杯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走过不少地方，经常和朋友到当地的茶馆坐坐，喝一壶当地的名茶：西湖龙井、铁观音、大红袍、碧螺春……每次和朋友品茶论道，我都会想起一辈子没走出过乡村的母亲，想起母亲的大智若愚。

前两年，我换了一家公司，担任管理层，工作压力大，经常失眠，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茶叶枕有助于安眠，她开始收集喝剩的茶叶，阴干晾晒，装袋入囊，积攒了大半年，才给我做了一个茶叶枕。

我原是奢爱咖啡的女子，在母亲的影响下，竟然慢慢地爱上了品茶。去云南出差，朋友拿出有些年头的普洱老茶和精致的茶具款待我，一杯苦，两杯甜，三杯回味，在朋友关于普洱的娓娓讲述里，我小口小口地品着茶，突然想起母亲的话：先苦后甜，人活着就像手中这杯茶。

品茶是前奏，悟茶是高潮。感谢母亲，在幼年我最不喜欢苦茶的时候，借茶指路，告诉我一茶一世界，茶味若人生。茶艺博大精深，母亲没有见过这些奢侈的茶具，没有喝过上好的茶叶，可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懂茶爱茶的人。

母亲乐善好施，生就一副菩萨心肠，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多，我

地理没学好，如果再不提前做点功课，就会像我上午这样，在山水草木间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后，就不知道身在何处了。车停下，一个村庄，迎面是一座小码头：余氏码头。这是哪里？领队说，留客村到了。哦，我们还在博鳌。

《宣统乐会县志》上说：古乐会县，曾长期作为万泉河下游的商贸重镇，主要靠水路与外界交通。留客村隶属古乐会县，地处万泉河畔，是琼东第一大河万泉河水路和琼东唯一官路（流马古驿道）的交汇点，实打实的水路要冲。南下北上者，遇风雨不调或者洪水泛滥，过不了河被滞留在南岸，你就得留下来住宿。由渡口变村庄，“留客”之名就出来了。不仅平民百姓要留，朝廷大员、地方官、军队、赶考的举子和商贾也得留，老天不看任何人脸色。留客一村想不繁华都不行，于今四五百年矣。我在余氏码头和接下来看到的留客渡口以及已被改名为“锡江码头”的流马古渡分别看了一下，流经这里的万泉河水不仅清又纯，河面还辽阔，三股大水汇聚在留客村前，放在摇橹划桨的摆渡年代，老天不高兴你还真过不去。

古乐会是商贸重地，国内交流不必说，中外贸易也极是发达，留客村的先人们自然早早就见识了海外的繁华与文化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传帮带一样，越来越多的留客村人顺水而走，下了南洋。现在村里有124户人家，华侨加起来达千人之众，这个数字平摊下来，每家差不多十口人在海外，够惊人的。留客村人分布在印尼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。

海南人把这种出国叫“下南洋”，再方言一点，叫“去番”。南宋以后，去番成为风潮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到国外貌似都有个风光体面的营生，但凡日子好过一点点，谁愿意背井离乡，两眼一抹黑地往陌生地方跑？穷得体无完衣，与其在家等死，不如出去找条活路，惊涛骇浪不惧，出生入死不惜。海南人有句俗语这么说：怕死不来番。下南洋的，除了没条件创造条件找生路，还有一部分是遭了诱拐，稀里糊涂地去做了苦力。

第一代番客出身贫困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高，下了南洋干的多半是底层的活儿，有“五把刀”之说：指钩刀、胶刀、剃刀、剪刀、菜刀，即从事种植、割胶、理发、裁缝、餐饮等职业。老一代华侨日子好过一点了，寄希望于后人，奋力让儿孙接受好的教育，所以，后来的华侨慢慢迎来了“六师”时代。“六师”者，教师、医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、会计师、经济师。因为地位提升，华侨中逐渐产生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、商界名人和科技专家。下南洋也慢慢不再是一部单纯的血泪史。

沿村边1.2公里的滨河步栈道走，“中国的亚马逊河”坦荡如砥，水面落满金子一般的五月阳光，虫鸣鸟唱，绿叶纷披，我们在树荫里一路走到留客渡。树荫下也热，走两百米衣服就汗透了。古时候，你从留客渡乘坐小船，渡过万泉河，就能到乐会古城。一百多年前，留客村蔡氏家族的蔡家森也是从这个渡口出发，上船下的南洋。蔡家森是留客村下南洋的典范和杰出代表，蔡家也是留客村的显族大户，所以，留客渡口又叫下南洋码头，也叫蔡家码头。步栈道用的是废旧的老枕木，既致敬了琼籍华侨当年下南洋、筑铁路的辛酸史，也平添了古村落简朴的野趣。

从留客渡上岸，左前是四百年前始建的关圣帝君庙。不大，当地庙宇的造型。在海南，据说各地都有关帝大智若愚。

前两年，我换了一家公司，担任管理层，工作压力大，经常失眠，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茶叶枕有助于安眠，她开始收集喝剩的茶叶，阴干晾晒，装袋入囊，积攒了大半年，才给我做了一个茶叶枕。

我原是奢爱咖啡的女子，在母亲的影响下，竟然慢慢地爱上了品茶。去云南出差，朋友拿出有些年头的普洱老茶和精致的茶具款待我，一杯苦，两杯甜，三杯回味，在朋友关于普洱的娓娓讲述里，我小口小口地品着茶，突然想起母亲的话：先苦后甜，人活着就像手中这杯茶。

品茶是前奏，悟茶是高潮。感谢母亲，在幼年我最不喜欢苦茶的时候，借茶指路，告诉我一茶一世界，茶味若人生。茶艺博大精深，母亲没有见过这些奢侈的茶具，没有喝过上好的茶叶，可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懂茶爱茶的人。

留客村见闻

徐则臣

海南日报

否有专文记述蔡先生的生平，有机会要认真读一读。关于“去番”，不惟海南独具，浙江、广东、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有，“番客”的故事近年也开始频繁地进入文学作品。仅在我所供职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过的长篇小说，就有张翎写加拿大华人劳工的《金山》，以及陈继明写在东南亚从事侨批事业的潮汕华人生活的《平安批》。

蔡宅中有块展板涉及了侨批，尽管简短，事情基本上还是说清楚了。侨批俗称“番批”“银信”，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，是信与汇合二为一的特殊邮传载体，广泛分布在福建、广东、海南等地。报平安乃是家书题中应有之意，所以广东潮汕地区又称之为“平安批”，陈继明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个。侨批很可能是中国侨胞独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。2013年，“侨批档案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记忆遗产名录》。

关帝庙右前方是个巨大的院子，也是我们此行参观的重点，蔡家大院。蔡家大院享有“侨乡第一宅”之美誉，系村中印尼富商蔡家森荣归故里后，携另外的三兄弟于1934年所建。是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样板，老宅在屋顶保留海南民居飞檐翘脊的同时，糅合了西方的方、圆、弧形线的图案浮雕。墙体上涂有东南亚风格的图绘，尽管年深日久，画面不免斑驳脱落，留下来的颜色依然鲜润清亮。其余皆保存完好。2006年5月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对建筑我只能看个热闹，不懂，他们家的花园更吸引我。这个花园的面积很大，大到让我在挥汗如雨的大中午倒吸一口凉气。大不怕，怕的是如何把这片浩瀚的土地有意思地填满。一圈转下来，得承认设计得真不错：一座新中式风格的热带花园；亭台楼阁诸美齐聚，此外的叠石、小品均承袭了古典的造园技法；水系如瓢带，把蔡宅舒缓地拥在怀中。更长见识的是院子里的草木。有黄花梨、沉香、正结着大果子的太平洋橄榄、味道像百香果的沙巴树葡萄，该葡萄直接长在枝干上，看上去有种萌萌的荒诞感，还有猴面包树。碰巧最近在读莫桑比克的作家米亚·科托，他的小说里多次提到这种名字古怪的树。

蔡宅旁边还有一棵树必须提及，树龄800多年，比留客村还古老，有个我闻所未闻的名字，重阳木。查了一下，重阳木又叫乌杨、洪桐。该重阳木树围9米，高30多米。我们夸某人能干，会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套用到这棵枝繁叶茂的重阳木上，可以说：一棵树就是一小片森林。

照片中的老年蔡家森清癯平和，一头剪短的白发，海南人长相，年轻时应该是个帅哥。生于1881年，1971年去世。15岁下南洋，从海运到商铺、酒家，从一艘船到二十五艘船的大型船队，生意从印尼做到东南亚和欧洲；不惑之年进入事业鼎盛期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华人富商、一代船王，被荷兰王室封为“甲必丹”（华侨领袖）；43岁时回乡开始筹建蔡家宅，之后参与筹建了留客学校、重修了锦江码头；48岁在印尼创办华文学校，中华学校；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50岁的蔡家森作为印尼爱国侨领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；1934年，蔡家宅落成，蔡家森回乡居住，给长子蔡修友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一直到1939年，58岁的蔡家森离开故乡，重返印度尼西亚继续华商生涯；90岁时在印尼辞世。

毋庸置疑，蔡家森是个传奇，遗憾的是蔡宅中提供的资料有限，无法知晓90年里更多的细节。不知道是

对建筑我只能看个热闹，不懂，他们家的花园更吸引我。这个花园的面积很大，大到让我在挥汗如雨的大中午倒吸一口凉气。大不怕，怕的是如何把这片浩瀚的土地有意思地填满。一圈转下来，得承认设计得真不错：一座新中式风格的热带花园；亭台楼阁诸美齐聚，此外的叠石、小品均承袭了古典的造园技法；水系如瓢带，把蔡宅舒缓地拥在怀中。更长见识的是院子里的草木。有黄花梨、沉香、正结着大果子的太平洋橄榄、味道像百香果的沙巴树葡萄，该葡萄直接长在枝干上，看上去有种萌萌的荒诞感，还有猴面包树。碰巧最近在读莫桑比克的作家米亚·科托，他的小说里多次提到这种名字古怪的树。

蔡宅旁边还有一棵树必须提及，树龄800多年，比留客村还古老，有个我闻所未闻的名字，重阳木。查了一下，重阳木又叫乌杨、洪桐。该重阳木树围9米，高30多米。我们夸某人能干，会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套用到这棵枝繁叶茂的重阳木上，可以说：一棵树就是一小片森林。

照片中的老年蔡家森清癯平和，

一头剪短的白发，海南人长相，年轻时应该是个帅哥。生于1881年，

1971年去世。15岁下南洋，从海运

到商铺、酒家，从一艘船到二十五艘

船的大型船队，生意从印尼做到东南

亚和欧洲；不惑之年进入事业鼎盛

期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华人富商、一代

船王，被荷兰王室封为“甲必丹”（

华侨领袖）；43岁时回乡开始筹建

蔡家宅，之后参与筹建了留客学校、

重修了锦江码头；48岁在印尼创办

华文学校，中华学校；“九·一八”

事变后，50岁的蔡家森作为印尼爱

国侨领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；

1934年，蔡家宅落成，蔡家森回

乡居住，给长子蔡修友举办了盛大的

婚礼，一直到1939年，58岁的蔡家

森离开故乡，重返印度尼西亚继续

华商生涯；90岁时在印尼辞世。

毋庸置疑，蔡家森是个传奇，遗

憾的是蔡宅中提供的资料有限，无

法知晓90年里更多的细节。不知

道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，不管是活

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，不管是活着

的人还是死去的人，不管是活着的

人还是死去的人，不管是活着的

人还是死去的人，不管是活着的